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〔第7册〕

白化文◆主編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國家一級出版社

〔第7册〕

白化文◆主编

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國家一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. 第7册 / 白化文主编.
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209-08892-3

I. ①中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-近现代
IV. ①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9628 号

责任编辑: 孙 姣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. 第7册

白化文 主编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6 开 (185mm × 260mm)

印 张 41.75

字 数 826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8892-3

定 价 400.00 元

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010) 57572860

序言

历史人物轶事，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自汉代起，在各类书志中就有载录，特别是魏晋时期，品评、臧否人物之风盛行民间及士大夫阶层，此类著述更是蓬勃发展。到了明清，特别是近代，数量更是剧增，品种也颇繁杂，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现象，又因为其特殊的趣味性而有了更多的读者。

所谓“轶事”，是指“正史”之外各类野史笔记、稗乘杂史、家史家书和名人书信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。而历朝历代，都有一些文人对其加以搜集整理，有的学者更有浓厚兴趣对其进行研究、撰述，给这类轶事构建了进一步传播的路径，也为“正史”研究者拓展了视野。有的轶事，甚至被民间的大鼓、评书艺人改编，被写进“演义”“话本”中，得到了更多的传播。

做研究的人往往深有体会，当想利用“正史”写文章时，所谓“正史”里却提供不出具体且有价值的东西；当不用它时，觉得又很有价值。所以，历代常有许多学家，很看重野史和家史的价值，特别是各类名人“轶事”，从中去粗取精，可以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，有利于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。所以明代大学问家王世贞才有关于正史、野史和家史的一段辩证的观点，他认为：“国史，人恣而善蔽真，其叙章典，述文献，不可废也；野史，人臆而善失真，其征是非，削讳忌，不可废也；家史，人谀而善溢真，其赞宗阀，表官绩，不可废也。”王世贞的观点很切实际，一方面，他认为对正史、野史、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评价，不要孤立地看问题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对野史本身应辩证地对待，以免陷于偏颇。他的观点，事实上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（当然也有其他著述），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，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、革命志士、文人学士、杰出妇女，还有官僚政客、军阀流氓、商人巨贾，甚至还有宫廷太监，等等，可谓集大成者。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，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一切从史料出发，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、报纸中辑录、编排而成，既是一部学术资料，又是一部大众读物，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、利用，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。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，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，发现、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，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，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编委会

2015年3月12日于北京

凡 例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是一套大型史料类工具书。丛书共分为十册，收录了一八四〇年以来，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活跃于近现代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人物近四百人，轶事四万余则，总计约八百万字。

丛书所收人物，包括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各个领域，而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等各领域为宏。

丛书以人物出生年月为序，次第分册，各人独立分卷。同年出生的，则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领域排序。每位人物的各类轶事，依照其生平事迹，次第辑录。

丛书各卷基本由“小传”“正文”等两部分组成。“小传”即传主一生主要事迹之载记及相关成就之述评，短短几百字，使读者迅即明了传主之生平事迹、事业成就、历史地位等。“正文”即传主一生轶事之系统辑录。

丛书史料性、趣味性并重，力求使读者一册在手，概得其全。各卷少则数十条，多则数百条，力求于有限之史料内，展现传主多彩之人生。所引文献，均为“当事人”记“当时事”，所谓“于史有征”“于事有信”者也。后生晚学之研究性著述，不入征引范围。所据文献，多为一手资料；也有个别生僻条目，系据他书而转引。

丛书卷帙浩繁，征引文献出于异时异地之多人之手，个人政治立场、视角维度不同，对事件、人物之臧否或有差异，为重史料原貌故，未作修改，以合乎今人之观点，特此说明；如作征引阐述时，需斟酌使用。另外，同一人名、同一地名等，各人记述略有小异。如鲁迅，或作“周树人”，或作“树人”，或作“周豫才”，或作“豫才”

等；北京，或作“京”，或作“京师”，或作“北平”，或作“平”等。文中各存其真，并不强求统一。明显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衍句、缺字缺词等，则径自补正；不再另出校记。

目 录

序 言	001
凡 例	001
章士钊卷 (1881 — 1973)	001
宋教仁卷 (1882 — 1913)	014
蔡 锷卷 (1882 — 1916)	074
蒋百里卷 (1882 — 1938)	123
李烈钧卷 (1882 — 1946)	206
冯玉祥卷 (1882 — 1948)	247
王正廷卷 (1882 — 1961)	290
何成濬卷 (1882 — 1961)	291
马寅初卷 (1882 — 1982)	296
张 继卷 (1882 — 1947)	305

邵力子卷 (1882 — 1967)	310
程 潜卷 (1882 — 1968)	315
唐继尧卷 (1883 — 1927)	317
汪精卫卷 (1883 — 1944)	373
陈 仪卷 (1883 — 1950)	427
江亢虎卷 (1883 — 1954)	433
阎锡山卷 (1883 — 1960)	437
郭松龄卷 (1883 — 1925)	443
刘镇华卷 (1883 — 1955)	446
马一浮卷 (1883 — 1967)	448
吕碧城卷 (1883 — 1943)	452
沈尹默卷 (1883 — 1971)	457
苏曼殊卷 (1884 — 1918)	461
刘师培卷 (1884 — 1919)	505
吴 梅卷 (1884 — 1939)	520
周作人卷 (1884 — 1968)	526
杨 森卷 (1884 — 1977)	531
吕思勉卷 (1884 — 1957)	537
邵飘萍卷 (1886 — 1926)	554
谢无量卷 (1884 — 1964)	559

邹 容卷 (1885 — 1905)	561
朱执信卷 (1885 — 1920)	565
孙传芳卷 (1855 — 1935)	577
宋哲元卷 (1885 — 1940)	598
马占山卷 (1885 — 1950)	601
邹 鲁卷 (1885 — 1954)	604
熊十力卷 (1885 — 1968)	606
杨树达卷 (1885 — 1956)	617
马叙伦卷 (1885 — 1970)	620

章士钊卷（1881—1973）

章士钊，字行严，笔名黄中黄、烂柯山人、孤桐、青桐、秋桐等，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人。1913年7月，任讨袁军秘书长。1921年，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。1925年兼任教育总长。1937年，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、法制委员会主任。1938年至1948年，先后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、立法院立法委员。1949年任国民政府和谈代表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。1949年10月后，曾任政协全国委员、人大代表、中央文史馆馆长等。1973年病逝于香港，终年92岁。著有《长沙章氏丛稿》《柳文指要》等。

母子情深

章少孤，赖母夫人刘鞠育成人，刘慧而贤，既早寡，食贫抚孤，数十年如一日。章亦天资卓绝，又能刻苦为学，故声华渐著。刘死，章哀毁尽礼；余杭章太炎为撰无卯传，阐潜发幽者甚至。章遂自字士钊，钊者有金刀而无卯，盖所以纪念母夫人刘也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吾家

章行严总长士钊在平编印《甲寅》杂志时，曾屡有“吾家太炎”之语，仿自杨修，固非无本，而时人已腾为口实矣。某日，章赴友宴，偶语及此，座中某文人戏章曰：“人虽苛责，君亦未免势利，何以不闻君于谈国耻时呼‘吾家宗祥’，于谈艺术时呼‘吾家遏云’耶？”（章遏云乃彼时在平演戏之坤伶。）

（季默：《北国见闻录》）

总算老章投了降

章士钊在段祺瑞执政时，任教育总长，办《甲寅》周刊，反对白话，提倡旧道德。

一日与胡适同照一相，章即于相片上题诗送胡氏云：

双双并坐，各有各的心肠，
将来三五十年后，这个像片作文学纪念看。
哈哈！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，总算老章投了降。

胡氏亦题诗送章云：

但开风气不为师，定盒此语是吾师。
同是曾开风气人，愿相敬爱毋相鄙。

章去职后，遁迹天津，百无聊赖。与王揖唐辈以旧诗自遣。曾以诗稿乞郑孝胥评衡，郑为之校正甚多，章氏为之心折，现郑置身东北，章任律师职务于上海，不知其有信使往返否？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不是冤家不聚首

昔段祺瑞执政时，章士钊任教育总长，曾主张政府下令通缉李石曾，当时李不得不避居东交民巷。及至南京政府成立，李亦以同样方法来对付章士钊，于是章李结构愈深。某次李衔政府命，至东北往谒张学良氏，张特设宴为李洗尘，李氏峨冠盛服，先期赴宴。诂李氏尚未坐稳，章忽自外昂然而来，当时李几不知所措，状颇狼狈。幸知机警，急出与章握手道旧，若无事然。——不是冤家不聚首，可谓恶作剧矣。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掩不住典雅

章士钊为律师后，辩护之作，率文采斐斐，为此类文字别开生面。顷阅报载其孙杏生、郭锡侯被诉预谋杀入案，辩论词亦典雅可诵。惟中有云：“宋司马光以儒臣用事，涉及刑罚，辄主重典。有云：‘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。’至今以为名言。”按一家哭云云，是范仲淹事，与司马光无关。史称范仲淹取班簿视，不才监司，一笔勾之。富弼曰：“一笔勾去，一家哭矣。”仲淹曰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未闻光亦有此语也。记得民国初年，康有为电报引《朱浮与彭宠书》中之“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，

而为见仇者所快”而以为朱云之言。一以同时而误，一以同姓而误。盖皆学人偶不经意之失耳。

(朱德裳：《三十年闻见录》)

睹扇思人

近见友人犀君所执纨扇上，写诗二章云：“深宵越国听关筹，触眼题名新义州（过安东境，即朝鲜新义州），幕府声威存庙貌（武壮祠堂犹在），使君功罪记从头（谓涇上）。人亡何怪邦随殄，法峻而今力尫迢，满路白衣登笠客，为忧为喜绪难抽。”“此邦义物似长沙，尽日车行见水涯，矮稻缘衣红面女（韩女喜衣红），小松青佛白人家（韩人室白）。河山破后犹听好，禾黍歌残惨莫嗟，整幅天然溪谷画，马关西望别情赊。”词意清丽，寄托遥深，疑为名手所作，迨观下款，则赫然“孤桐”二字也！孤桐为长沙章士钊行严之别署，世多知者，询之犀君，果云诚然。余乃进而叩及章之生平。犀君答虽弗详，要亦足见一斑，兹录之如次。犀君之言曰：“余之识章，记在其办《甲寅》杂志之时代。因一日，余偶至其甲寅俱乐部中访友，友亦政客也，介绍与章晤谈后，乃觉其风裁峻整，学识渊阔。虽伊时已不免驰骋角逐于政治舞台，然致力逻辑及墨学，孜孜兀兀，仍不稍休，固犹是书生本色。此扇即晤谈之翌晚所写，渠当年朝鲜道上所作。”

(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)

夫人先前曾有主

余与章交久，并因以识其夫人吴弱男女士，吴为庐江名士吴彦复之爱女，亦当代仅有之巾帼奇才也！

弱男幼慧，思想复受其父之熏陶，并无寻常闺阁气；尝负笈读书于沪上，攻外国文甚力。幼时字合肥李文忠公之犹子某，至是乃移书与其未婚夫，略谓：“人贵自立，不可徒席余荫而自封。”书达，不报，复为书激之。某感悟，欲出就学，而家庭不可，忿而自裁，急救得不死。其父怒，谓：“彦复，君女且杀吾子。”两家之婚约遂解。

(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)

吴章相识

时风气未开，两家又皆钟鼎簪缨之世族，海内人士，动色嗟叹相告，以为伦彝之变！然至今视之，弱男见解之彻底，不负为名父之子矣！婚而既解，弱男益攻苦，学

大进，偶遇章于天津，惊其文，又心仪其人，遂与订交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枕边风也吹不动他

孙组同盟会时，曾有人劝其加盟，章以生平不愿有党籍辞。章太炎时未脱党，亦极赞成其入会，乃介绍弱男与之订婚，因弱为同盟会中健者，且夙为章所钦慕！意或能藉其力，一变章不参加党会之宗旨焉，詎后终无效。孙亦以“人各有志”，不欲强焉而罢。惟章在当时，虽未入党，然与党人固极接近，且愿任同盟会机关报之《苏报》主笔，所发表之革命文字，又极热烈警辟；第以未尝被逮入狱，如章太炎邹容等，故外间尚鲜知者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不吃软饭

章寒峻士，无意攀附高门；结婚后，闺房之中，有磋切之乐，加以力自策励，遂有今日，故其伉俪之情，老而弥笃也。弱男初留学于日，既乃偕章赴英肄业，故英文造诣益深。嗣生子三人曰：章可，章因，章用，年相次，均留学于英伦，且均颖慧如其父母。弱男每笑谓亲知云：“三儿惜皆丈夫子，若得一女，吾更以明珠犀角视之。”初婚时，彦复赠奁田甚富，章笑曰：“岂有章士钊，而赖妇财为活者。”竟却而不受，吴氏亦不相强。福缘慧业，至竟双修，固今世之佳伉俪哉！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为桐偏孤生

章创办《甲寅》周刊之初，尝自署曰“秋桐”，盖其北平寓宅院落中，有桐一株，修干清阴，亭亭如盖也。嗣有人言，院落中花木宜杂植，一木在口中为困，桐不宜孤生。章笑而不答。乃改其署为孤桐，则有峰阳之感矣！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老虎总长

段合肥任执政，慕章才名，征以为司法总长。时陈独秀胡适之，方提倡白话文，

男女同学，性道德解放，又承五四五卅两大运动之后，学生界号为多事，名贤长德，相顾嗟惜，而莫敢谁何？独章悍然抨击之，议论雄快，挡者披靡。又以寅年于十二支属虎，遂获“老虎总长”之雅誉。段亦喜其勇，乃令兼署教育总长。谓章必能整顿学风也。然卒酿成三一八枪击请愿学生多人之惨变。章亦因过于操切解职，不竟厥施，时人或惋惜之！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过激之言

记章伊时鉴于学风不良，对客恒发激论。谓：“现今之学校，素质腐恶，无以复加。如或设喻，则学校直可谓为糟瓮。纵学生本来纯洁，但一堕落其中，即难免被其糟坏，而为同一腐恶！因是之故，本人忝为教育总长，所有子弟，亦惟送之私塾，不愿使入学校。盖私塾纵不能训之成贤能，然亦决不致坏之为腐恶也。”云云！其对于学校，深恶痛绝至此，虽似过激，要亦现代之学校教育，濒于破产致然！否者顾名思义，章亦何致以主管学校之人，而竟大开倒车，提倡私塾也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挽孙中山联

民十三年春。孙中山先生为力争开国民会议而北上，不幸大志未偿，巨星倏陨。当国人为开追悼大会于北平中山公园之日，章亦有挽联一副云：“景行有二十余年，鄙著述兴中，迹掩郑洪题字大。立义以三五为号，不才无党籍，追怀蜀洛泪痕多。”论者虽嗤其于义过隘，而服其辞之辩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颠沛于乱世

段下野后，章亦随之隐居津沽。养晦韬光，益以著述自遣。洎民十八，始因张汉卿之征聘，束装出关，主教东北大学，循循善诱，极受东北人士之钦崇。九一八变起，东北糜烂不堪，遂仓皇南下，悬牌操律师业于海上，以宏文雄辩震一时，丐其任辩护者，户限为穿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老虎律师

陈独秀猝入逻者手，知交环视，而噤无一辞。章毅然起，为任义务辩护，所为文洋洋万言，鞭辟入里，海内外争诵之。顾章与陈之政见，绝不相容，一旦急难，居然援手于不测之渊，斯亦奇矣。嗣陈卒赖其力，免于死，而判徒刑八年；于是人乃谓其由“老虎总长”，一变而为“老虎律师”焉。

（坦荡荡斋主：《现代中国名人外史》）

退而求其次

癸卯（民元前九年）五月一日陈梦坡赏章行严之文才，图将其女陈撷芬配之而未言，即招章入馆司主笔，即揭登章太炎之《客帝篇》及章太炎所作邹容《革命军》序，从此每日《苏报》公开载革命文章，将张园之演说，大登特登。

（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）

章士钊与吴稚晖

一谈到学潮，谁都忘不掉章士钊与吴稚晖。前者是予学生以压迫的，后者是与学生表同情的，恰巧处于对立的地位。就两人的性格与态度上讲，前者是固执的，是道貌岸然的；后者是滑稽的，是嬉皮笑脸的，也处于相反的两极。因此，他们两人之间不免要摩擦，在摩擦的时候，一个板起面孔，一个开着玩笑，煞是好看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原来如此

在最初，章士钊也是一个会闹风潮的学生。他在光绪二十八年，从故乡长沙到南京，求学于江南陆师学堂。陆师的总办（那时称校长叫总办）是山阴俞明震，办得成绩斐然，纪律极严。士钊是一个杰出的高材生，尤其是擅长国文，为教习（那时称教员叫教习）马晋义所激赏。那时，上海南洋公学大闹学潮，吴稚晖正在主编《苏报》，特辟《学界风潮》一栏，恣意鼓吹。于是各校学生相继罢课，一时成为风气。只有陆师学堂，管理最严，没有闹出事来。士钊在那时只有二十一岁，年少气盛，受了吴稚

晖的影响，深以不能罢课为耻，就纠合了三十几个同学，毅然脱离陆师，到上海来加入爱国学社。这件事，在吴氏看来，自然是孺子可教，可是后来因为这几十个给他拉走的同学都感失学的痛苦，有的竟致彷徨歧途，陷入悲惨的命运，所以他从这次经验中获得的见解是：“罢学于学生，有百毁而无一成！”怪不得他一旦得志，就要着手整顿学风，而与吴稚晖起摩擦了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也曾很风光

他是曾经到英伦去留学过的，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——这就是他生平唯一的法宝。到民国元年归国，吴稚晖就和张继、于右任等拉他入同盟会。他因宗旨不合，婉言辞却。虽一度曾帮于右任的忙，在《民立报》上写政论文章，终以意见相左，不欢而散。不久，袁世凯想借重他宪政方面的论著，以谋帝制的实现，就派孙毓筠极力去拉拢他。他逃到上海，发表了一篇讨袁檄文，因此，又得吴稚晖等的谅解，引为政友。二次革命失败，他亡命日本，开始主办《甲寅》杂志——时在三年五月十日——倡联邦论以反对袁氏的集权制。从此，他逻辑的政论文章，风靡一世，吴稚晖亦为之心折，常常对张君迈说：“章行严的一根汗毛，无非佳者！”这是他一生声望顶好的时期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不一样的结论

当他到法国的时候，恰巧吴稚晖也在法国，为里昂大学校长，就请他演讲。哪知他还没有踏上演讲坛，座中忽有一个广东学生起来把他大骂一顿，稚晖却不敢禁止，只表示万分抱歉。原来这个学生是陈炯明的徒党，同党的还有几十个人，都负着使命，混在学校里，做捣乱的工作。终于大闹风潮，把稚晖也赶走了。稚晖从这次经验中，对于学潮也得到一个结论：“学生与教习斗者，学生必胜；犹之人民与政府战者，人民必胜。”这种见解和章氏所谓“学潮于学生，有百毁无一成”的话，却是绝对相反。基于这一点上的歧异，两人便成了水火。

（新中国编译社：《中国内幕》）

“立言”还是“放屁”

在段祺瑞执政时代（十四年），章氏做了司法总长，兼教育总长，一朝得志，就复